

Inscriptions on Shang Dynasty Jades and Ston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中原出土商代玉石文及其释读

王蕴智 Wang Yunzhi

042

内容提要：

近几十年来,商代玉、石文字在中原地区时有发现,其中以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处的考古收获最为重要。这些玉石文资料是对以殷墟甲金文为代表的大宗商代出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本文蒐集散见于有关著录中的殷墟侯家庄1003号墓石簋刻铭,刘家庄南地墓葬朱书玉璋、刘家庄北地墓葬墨书玉璋,妇好墓刻字石牛、石磬、玉戈,小屯18号墓朱书玉戈,苗圃北地筮数刻石,以及虢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小臣妥玉琮、小臣玉璧、小臣玉戈、王伯玉觶和玉管等多种遗物,并对其中的文字资料分别加以释读,以期增进对这些殷商出土文献的研究。

关键词：

中原 商代 玉石文 殷墟 虢国墓地

Abstract: Many Shang dynasty jades and stones with inscriptions have been excavat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objects from Yinxu in Anyang and noble burial ground of the Guo state in Sanmenxia, Henan province. They add to the Shang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Yinxu. The current author reads inscriptions on various Shang objects, such as the stone *gui* from Tomb 1003 at Houjiazhuang, jade *zhang* from tombs south and north of Liujiashuang, stone ox, stone *qing* and jade *ge* from tomb of Fu Hao, jade *ge* from Tomb 18 at Yinxu, stone with numbers from north of Miaopu and jade *cong*, *bi*, *ge*, *xi* and tube from Guo state burial ground.

Key Words: Central Plains; Shang dynasty; jade and stone inscription ;Yinxu; burial ground of Guo state

玉、石器在我国的制作和使用很早就出现了,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出土有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石器。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先民们在玉、石器上雕刻具有表意性质的图案和符号,至迟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如安徽凌家滩墓葬出土的玉版、玉鹰图案中的夔形符号,显然和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同类符号有内在联系,已近于原始文字的性质^[1]。到了殷商时期,贵族们对玉石器更加重视,为了记事的需要,他们会用刀或毛笔将文字书写在玉石器上。相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甲骨文、金文、陶文来说,出土的玉、石器文字数量还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玉、石器的质地大多比较坚硬,不便作为纪录语言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因为玉、石器多为王朝贵族们赏玩的工艺品,他们追求的是器物造型、图案的和谐,不重在刻辞。商代玉、石器文字不仅数量少,著录也比较分散,以往几被人们忽略。近几十年来,商代玉、石器文字遗物于中原地区时有出土,其中在河南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贵族墓地等处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玉石文资料是对以殷墟甲金文为代表的大宗商代出土文

献的重要补充。拙文谨罗列相关资料并做粗略释读和考察,借以抛砖引玉,期冀增进今后这方面的研究。

一 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所见商代玉石文

上世纪,商代玉、石器文字在殷墟屡有发现。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小臣觶(俞)”玉,即传于上世纪20年代初出土于殷墟^[2]。上世纪30年代,殷墟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2件刻字残斧^[3];侯家庄1003号大墓出土1件残石簋^[4]。此外,“小戣出”朱书石牌(图一)^[5]和“小臣鬻”朱书石磐^[6]均传出于殷墟。

新中国成立后,商代玉器、石器文字遗物均有新的发现。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M5)出土的石牛、石磐、玉戈等3件器物上发现有刻写的文字^[7]。1977年,在小屯村北发掘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M18)中,出土朱书玉戈1件^[8]。

1982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M80)中,发现一块刻有筮数易卦符号的长方形石块^[9]。

1985年,在殷墟刘家庄南地M42、M54、M57、M64等10余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带有朱书文字的玉璋残片,可辨识文字者17片,其时代属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10]。

1991年,在安阳后岗一座商代晚期小型墓葬(91M3)盗坑中,出土了6件玉质柄形器,每件器上都有朱书文字,分别是“祖甲”、“祖丙”、“祖庚”、“父”、“父辛”、“父癸”等祭祀对象的称谓(图三)^[11]。

1999年在殷墟刘家庄北地发掘的M1046,年代属于殷墟四期偏晚,大致相当于帝辛时期。该墓出土了一组这一时期较完整的铜礼器群,还出土了一组带有墨书文字的玉璋^[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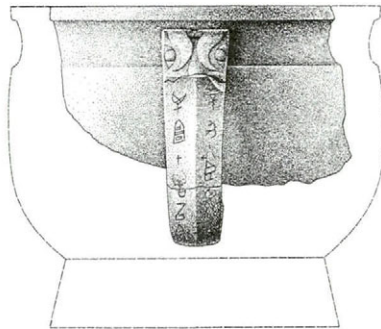
(一)侯家庄M1003出土残石簋

石簋已残,只存一耳及相连腹片。耳外壁刻有“辛丑,小臣鬻(系)入禽俎才(在)害,吕(以)殷”12字(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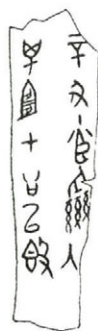
商代“小臣”后面的人称多为部族名,在殷墟甲骨文中,鬻(系)又可用作国族及首领名,或称为“鬻方”(《合集》27997)。害字是商代晚期无名组、黄组卜辞里一个常见的田猎地名。它所反映出来的文字记事及其史迹,可与同时期的甲骨资料相印证。



图一 “小戣出”朱书石牌



图二 侯家庄 M1003 出土的石簋残片及其刻铭





1


















2

图三 后岗91M3出土的朱书玉柄形器
1. 摹本 2. 照片

(二) 刘家庄墓葬出土朱书、墨书玉璋

在殷墟刘家庄南地 M42、M57、M54、M64 等墓葬出土的 83 件玉璋残片上，多见有朱书文字痕迹，今能辨识文字者有 17 件。文字均书写在玉璋正面，多已模糊不清。书辞方向皆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属记事文辞。

M54 3(图四 :1) 为玉璋的上半部，尖端残缺，朱书作两行，释文为“于辛式(圭)一”。“辛”为致祭对象名，“辛”前一残字似应读为“父”。“式”指玉璋，王辉先生曾把“式”字释读为“圭”^[13]，可从。“一”字是纪数之辞，指用圭的件数。这与殷墟《花东》480 版龟甲卜辞于“”(甲骨文“”字后演变成“”或“”形)字后面加数量词的用法相同。“式”字应是由古“”字所派出的区别文，当读为“圭”。“式”字从戈，乃是在“”或“”形基础上加了一个“戈”意符，表明早期的玉圭和戈兵在形制上存在着渊源关系。M57 1(图四 :2) 朱书作两行，释文为“[]于小史式(圭)一”。此片为璋的中段，上、下部皆缺。M64 3(图四 :3) 朱书残存“于公”三字。

值得注意的是，刘家庄南地墓葬所见朱书玉璋的文例，主要是“于某(致祭对象名)+式(圭)一”的形式。这与刘家庄北地 1046 号墓所出墨书玉璋“于某(致祭对象名)”的文例是一致的(图五^[14])。和字皆用表致祭动词，且字上部的点画



图四 刘家庄南地M54、M57、M64出土的朱书玉璋
1. M54: 3玉璋 2. M57: 1玉璋 3. M64: 3玉璋



图五 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的墨书玉璋
1. M1046: 116玉璋(释文:“弁于亚辛”) 2. M1046: 103玉璋(释文:“弁于死子癸”)

与下部所从的収旁亦如同“弁”字形。由此可以认为刘家庄南地玉璋上的𠄎字乃“弁”之异文，应是“弁”字的繁写形式。

(三) 妇好墓出土刻字石牛、石磬、玉戈

石牛(76AXTM5 315,图六)为大理岩质,泛白色,圆雕。牛形作伏卧状,前肢跪地,后肢前屈,短尾下垂。昂首,张口露上下齿,两角向后,眼、耳、鼻清晰,背脊与尾雕节状纹,有些部位饰云纹。长25、高14厘米。著录于《殷墟妇好墓》(第136页图七五2)。石牛下颌处刻有“后辛”二字,“后辛”或作“姤辛”,又见于妇好墓出土有铭铜器。“后”旧读为“司”,不妥。“后”字在甲金文中一般用作女性之尊称,表示时王之配或时王之母。“后”、“女”连书可读为“姤”,“姤”乃“后”的女化字^[15]。“后(姤)辛”为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其生前称“妇好”,去世后庙号为“辛”,“后”是武丁之子对妇好的尊称,何组卜辞中称“妇好”为“妣辛”。

石磬(76AXTM5 :580,图七)为碳酸盐岩质,青灰色略呈长条形,上窄下宽,上端近平,下端微外凸。两侧棱角明显,两端磨去棱角,较薄。近顶端中部有一圆穿,孔径1.8厘米,其上端由长期悬挂而形成磨痕。石磬表面光滑,长44、宽8.5-12、厚2.4-



图六 妇好墓出土的石牛及其铭文



图七 妇好墓出土石磬铭文

3.2 厘米。著录于《殷墟妇好墓》(第 136 页图七五 :1、图版一七 :2)。石磬一侧上端刻写 4 字:“妊竹入石。”“妊竹”应是部族人物名称,表明该石磬本是妊竹入贡妇好的用器。

玉戈(77AXTM18 :46,图八)为黄褐色,有黑斑。援较宽,大于援长的三分之一,有中脊和边刃,中脊由前锋通至内。内呈长方形,也有边刃,后缘近直。内前端有圆穿,靠援处有安秘痕迹(秘痕宽 3.5 厘米)。通长 38.6、援长 26.4、援宽 10.1、穿径 1、内厚 0.6 厘米。著录于《殷墟妇好墓》(第 136 页图七五 :3)。内后端一面刻铭 6 字:“卢方 入戈五。”表明该组玉戈原本 5 件,是卢方首领贡纳给妇好的器物。作为商王朝属下的一个方国,“卢方”之名亦见于殷墟卜辞(如《小屯南地甲骨》667)。在甲骨文中,卢方的首领又可称作“卢白(伯)”(《甲骨文合集》27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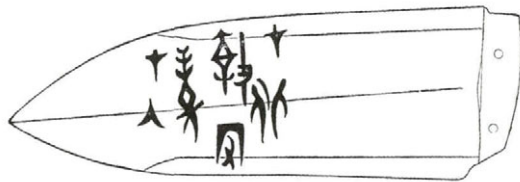


图八 妇好墓出土的刻铭玉戈

(四) 小屯M18出土朱书玉戈

玉戈(77AXTM18 :46,图九)为新疆青玉材质,出土时残为三段。援较宽,有中脊和边棱,内短而薄,较援略窄,内上由上下并列的两个小圆穿。通长 20.5、援宽 6.6、内长 1.3、内宽 5.5、内厚 0.5 厘米。著录于《考古学报》1981 年第 4 期(第 504 页图一一 :1)。援上一面有朱书 7 字:“才(在)洮敕(執)守,才(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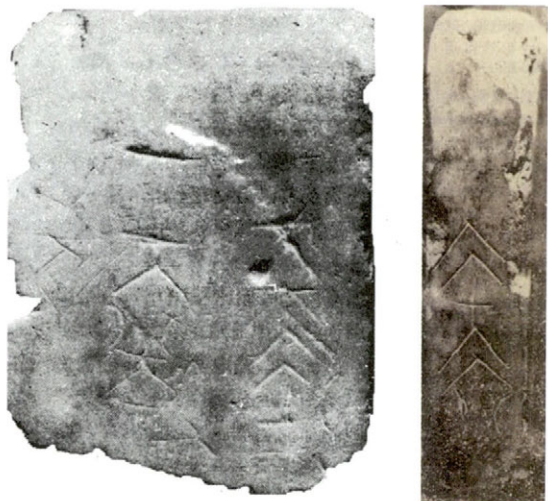
戈文为记事体,记载了商王朝武装力量在洮地与守部族的一次战事。“守”为殷商时期的国族名,又见于殷墟侯家庄 M1001、武官村 M1、大司空村及河北藁城县前西关出土青铜器铭文^[16]。“守”族器数见于殷墟腹地及王陵墓中,可见其与商王室关系密切。



图九 小屯M18出土的朱书玉戈

(五) 苗圃北地M80出土筮数刻石

砺石(图一)呈长方形,青灰色细沙质。长 8 - 9.5、宽 7、厚 2 厘米。六组卦数的位置为正面三组,背面二组,侧面一组。根据照片,正面三组的数字,从右往左依次为:



图一〇 苗圃北地M80出土的筮数刻石

七六六六七,七六八七六七,
六六五七六八;侧面一组为:
六六七六六八。

商代统治者在崇尚甲骨占卜的同时,也推行筮占。我国的文献典籍在涉及先秦占卜文化时,也多有龟甲占卜和蓍筮占卜并用的记载。在古人看来,龟卜主表“象”,筮占主表“数”,两种占卜具有“象”、“数”互补关系。故古人卜事,二者常常交替进行,通过甲骨卜兆和演算蓍策两种方式来预测未来,决断吉凶,此即

谓卜筮并用。

商代甲骨占卜及其卜法实况,今通过考古发现的大量占卜材料,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至于像文献所记以换算蓍策之类的数列来决疑的筮占之法,在商代是不是也确实存在,并有迹可寻呢?回答是肯定的。尽管筮占的实况不如甲骨实物那样容易保留下来,但种种迹象表明,商代上层社会在隆重举行各种甲骨占卜仪式的同时,也注重以其数爻之学为基础的筮占相辅助,也许筮占的运用还要更加广泛。从现有资料看,至少从殷墟文化时期到西周时期,人们推演出来的筮占卦象都是数爻,即数字卦。至于这些数字卦象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易》书里所讲的卦体名称、排列次序及对它们的解释,现在还很难详考。这些资料可以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演换成卦象,后世的《周易》可能是建立在商代筮法基础之上的。如果要溯源追根的话,最早的筮占实例就是商代的数字卦,包括商代卜骨及铜器、石器上面的数爻符号近30种,它们是研究早期筮法的第一手资料。

二 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商代玉石文

1990 - 1993年,三门峡市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近3000件(组)玉器,其中有5件带有刻铭的商代玉器^[17]。这几件商代玉器都是非常重要的礼器,有可能是周在灭商时掳掠的战利品,之后在分封诸侯时赏赐给了虢国国君或贵族,因此埋葬于西周时期的虢国贵族墓中。这与《逸周书·世俘解》称“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似乎相合。

(一) “小臣妥”玉琮

玉琮(图一一)出于M2009。青白玉质,局部受浸有黄色或棕色斑点和斑纹。方柱体,内圆外方,射较高。近射处一端横向镂出一近椭圆状穿孔。通高12.1、边长4.9 - 5.1、内孔径4、射高2、穿孔径1 - 2.3厘米。著录于《文物》1998年第12期(第59页图二)。一端射口平面上刻4字:“小臣妥见。”“小臣”本为商王朝中职官名,晚商甲金文中习见。“妥”为小臣族名,“见”读为“献”。

（二）“小臣𠄎”玉璧

玉璧(图一二)也出于 M2009。青白玉质,扁平圆形,内径 6.8、外径 14.9、厚 0.7 厘米。著录于《文物》1998 年第 12 期(第 60 页图七)。外周刻 4 字:“小臣𠄎(系)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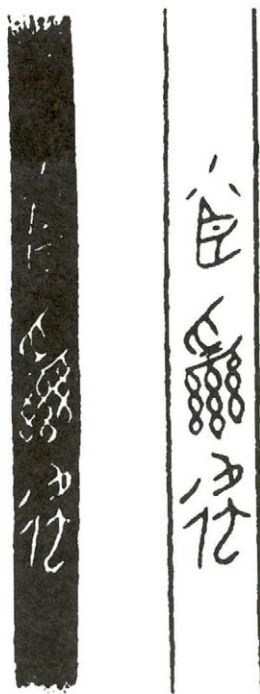
“𠄎”字上部从爪、下部从三个系,与《说文解字》所收“系”字的籀文相近,它可能是“系”字的早期写法。“小臣系”一名又见于商末小臣系卣铭文和 1935 年侯家庄 1003 号大墓出土石簋刻铭。石簋刻铭为“辛丑,小臣𠄎(系)入禽俎才(在)害,吕(以)殷”,记述了小臣系曾在害地设置禽俎用以宴飨。



图一一 小臣妥玉琮及其铭文

（三）“小臣鼓”玉戈

玉戈(M2012 :80, 图一三)出于 M2012 外棺之上。碧玉质,一面受浸成灰白色。锋尖,直援,援部起脊,边有刃,直内,内侧亦有刃。援后一圆穿,单向钻孔。通长 28.4,援长 24.4、宽 4.7 - 5.2,内宽 4.5、厚 0.6 厘米,穿孔径 0.8 厘米。著录于《文物》1998 年第 12 期(第 59 页图四)。内前端竖刻“小臣鼓”三字。由刻铭可知该玉戈本属一位名作“鼓”的小臣。



图一二 “小臣𠄎”玉璧铭文

（四）“王伯”玉觿

玉觿(M2006 :28, 图一四)出于 M2006 号棺内。青玉质。体呈角状弯曲,上部雕成虎形,虎首向下,中部束腰,尾部有钝尖。两面纹饰相同,上部虎为臣字形眼,身饰阴线虎纹,下部饰蕉叶纹,间有平行直线文两道。虎的卷尾处有



图一三 “小臣鼓”玉戈及其铭文

圆穿。长 9.2、宽 2.5、厚 0.8 厘米。著录于《文物》1999 年第 7 期(第 48 页图三 :1)。外侧棱上刻铭“王白(伯)”二字。在殷商时期,“王”字基本都指商王,除此之外还可表王族中的重要人物,如王亥、王亘、王矢等,该器中的“王伯”,可能是指王族中具有伯爵身份的一位首长。



图一四 “王伯”玉觶及其铭文



图一五 “王伯”玉管及其铭文

(五) “王伯”玉管

玉管(图一五)出土于 M2009 棺内。青玉质,局部有棕色斑。圆柱体,一端较细直,一端略粗,中部略微束腰,呈喇叭状。两端平面成椭圆

形,中心对面穿孔,孔径两端相若,中部较细,穿孔内有一近方形碎玉块。玉管表面饰阴线弦纹四周,将表面分成三段,两端弦纹间饰云雷纹,中部弦纹间饰阴线双折纹四组。高 5.7、直径细端 1.7 - 1.9、粗端 1.7 - 2.15、中部 0.8 - 1.8 厘米。著录于《文物》1999 年第 7 期(第 48 页图三 :2)。粗端平面纵刻“王白(伯)”二字。

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伐商,商王纣穷途末路,最后登上鹿台,用 4000 多件玉器把自己包围起来,然后自焚而死^[18]。文末还说武王总共俘获了商王朝的玉器 20 万件。这些记载可能有些夸张,不过由此约略看出,商王朝拥有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商周贵族对玉器的宝爱亦可见一斑。西周虢国墓地出土的玉琮、玉璧、玉戈、玉觶等都是当时的礼仪用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逸周书》等文献所载并不虚幻。这类玉器很可能就是文献所载周初分封诸侯时的“分殷之物”,此也反映了当时发生在中原地区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河南历年出土甲骨文、金文研究大系”(项目批准号:10JJDZONGHE016)基金资助。

注释：

- [1] 王蕴智《远古符号综类摹萃》，《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 [2] 陈邦怀《记商小臣簋玉》，《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 [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上册108页，下册图版壹零柒：3、2。
- [4] 高去寻：《小臣系石簋的残片与铭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册，1957年；又见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图版贰柒。
- [5] 焦智勤：《殷墟朱书墨书文字》，《印林》第15卷第3期，1994年。
-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图版拾柒。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 - 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2期。
- [10]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11] 焦智勤：《殷墟朱书墨书文字》，《印林》第15卷第3期，1994年；朱书玉质柄形器图

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提供，特此表示感谢。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13] 王辉：《殷墟玉璋朱书式字解》，《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4 - 67页。
- [14] 墨书玉璋图像由中国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岳占伟先生提供，特此表示感谢。
- [15] 王蕴智：《甲金文毓、后二字的用法及其关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 [16] “守”铭商器见于著录的有28件，出土地可考者计10件，其中6件出自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2件“守”觚，1件“守”戈，1件“守”爵，1件“亚守”鼎，武官村M1出土1件“守乙”爵，大司空村墓葬出土1件“守父己”觚。1976年河北藁城县前西关出土1件“守”鼎，1件“守”爵，1件“心守”壶。1927年，地方军阀党玉琨在陕西宝鸡县戴家湾（今属宝鸡市金台区陈仓乡）曾私掘出土1件“守父辛”觚。
- [17] 姜涛、贾连敏：《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12期；贾连敏、姜涛：《虢国墓地出土商代王伯玉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99年第7期。
- [18] 《逸周书·世俘解》：“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责任编辑 冯 峰）